

BEYOND THE CLASSROOM

43天，五座城 两大学生相伴寻根

多元的文化、语言、思维方式交织在一起，两个19岁的少女对自己的身份迷茫了。43天，五座城，从新加坡出发，经过曼谷、胡志明市、雅加达、马尼拉，她们走访不同地方的唐人街，去寻根，去找寻自己。



19岁女生曾安美（左）和柯英玮共同踏上探索身份认同之旅。

李雅歌 / 文图

19岁是个神奇的数字。青春的迷惘与困惑，不解与懵懂，夹杂着对人生的思考，接踵而来。年少的脑海中开始涌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问：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

曾安美和柯英玮，两位来自耶鲁 -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(Yale-NUS College) 的大二学生，因着“我是谁”的思索，开始了一趟寻找身份认同的旅程。43天，五座城，从新加坡出发，经过曼谷、胡志明市、雅加达、马尼拉。同为华人，她们走访不同地方的唐人街 (Chinatown)，去寻根，去找寻自己。

对身份认同的疑惑来自于二人多元的生活经历。柯英玮，爸爸是新加坡人，妈妈来自中国上海，自己是新加坡国籍，但从小分别在北京和厦门的国际学校上学，接受西式教育，十多岁跟随父母迁居印度尼西亚。新加坡对她来说是祖国，但久久回来一次，没有在本地长期生活过。曾安美，妈妈是北京人，爸爸来自湖南长沙，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。最初，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美籍华裔。但回到亚洲读书，接触到亚洲范围内的华人，有些不同，有些无所适从。

二人分别从美国和印尼来到新加坡读书，一个学经济，一个学国际关系。通过一个学校项目认识后，老师建议大家在合作时尽量选择彼此都关心的课题，找到共同点。她们都是多元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她们共同的需求是找到身份的定义。

在这找寻的过程中，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环境刺激了她们的思考。柯英玮说：“在国外当别人问我自己的身份，我会说自己是新加坡人。但当我回来这里读书时，却渐渐发现自己似乎‘很不新加坡’。可能是因为语言的缘故，我的美式口音很重，又不会讲新加坡式英文。经常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，尤其是掺杂了马来文或是福建话。刚开始周围的人还开玩笑地问我到底是不是新加坡人，当时我没太在意。可是后来被人问的次数多了，我开始对



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。”

另一边，曾安美的困惑在于如何找到自己的圈子。她说之前在美国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生活在洋人圈子中的缘故，她的华人身份认同感特别强烈。但来到华人居多的新加坡社会，一下子觉得跟周围的人好像很相似但又很不同。反倒在亚洲的环境，她会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强烈一些。

复杂的文化、语言、思维方式交织在一起，两个19岁的少年迷茫了。她们是华人，但在家庭以外很少讲中文。她们是华人，依旧爱吃中餐，生病时会喝中药。

走出去看问题

将问题封闭起来，终究还是问题。如果跳出思维的瓶颈，去外面看看其他人的经验，问题是否会迎刃而解呢？

就这样，两个女生踏上了她们的寻根之旅。

新加坡的裕华园、牛车水原貌馆、土生华人博物馆；雅加达老城、中药铺、早前华人南下登陆的港口；马尼拉的黎刹公园，殖民时期的西班牙王城；越南高台寺，曼谷市集。从建筑到博物馆，从殖民地遗址到各城的唐人街。她们采访了居住在各处的华

样背景的移民，但我发现很多人虽然有身份认同的问题，但他们没有特别在意，好像可以抛开这个限制活得自由。我想追根究底，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如何定义你，虽然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，但最终你自己才是那个可以定义自己的人。内心清楚自己是谁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同行的柯英玮这样讲述她的看见：“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身份的定义是建立在国家、种族之上。但我想在全球化的今天，越来越多人有移民的生活经验，这使得很多人的身份认同都已经不再是单一的，而是受多元文化影响。希望这种多元的身份认同感会慢慢被大家所接受。”

采访结束前，让二人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身份，曾安美说：“我是美籍华人。”这个在东西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女生，眼中多了一份明朗与笃定。柯英玮对自己的定义是：“我是世界公民”。这个在中国成长起来，从小接受国际学校教育的新加坡女生，酷酷的，用开放的心态拥抱全世界。